

水

文 籍		
版 數	冊 記	備 註
三	一	三七
學 校	縣 中	滋 賀

四
五

帆足先生文集

三

919.6

558

vol 3

彥根
立
校
印

帆足先生文集卷之三

學

章

復角田生

往歲嘗賜書。因遞修報。再枉長書。推獎浮實。愧惶交
集。不能已已。承嘗過鶴崎。見賜愚山與論學。愚山僕
之所師事。愚山能盡僕。而僕不能盡愚山。亦明。足下
已見愚山論學。則不啻能盡僕也。尚不自足。屢辱下
問。命以質疑。是何自牧之卑。而下文之寵也。僕性質

帆足先生

庸下。不幸登罹疾病。伏匿陋巷。不復得廁播紳長者之游。本藩憫其如此。秩以闕職。給廩數口。使得優游自處。亦先王養廢疾之義也。足下以為素門而美仕者過矣。僕已受粟於廩人。義不可素餐。則度其可為者。為句讀師。亦魚蛇銜珠之報云爾。足下以為得英才而教育之者繆矣。學術淺陋。重為疾病所困。深視其中。空空如也。然足下高義已命之。豈得不盡其所。有以進哉。夫學文莫如則西漢。近體詩莫如則盛唐。而司馬遷杜甫其選也。故學詩文者。當以二子為法。

所謂蘓黃王李其學之未至者也。今以為法。其失益遠矣。不如直師二子之為愈也。若夫詩之屢變。詩教之汚耳。設使今詩人必有感於中而後作。溫柔敦厚之義。終不可廢也。匪外有所觸也。匪內有所感也。立境於窈冥。求趣於計度。而後飾以儼偶。束以聲律。自間於技藝間。以求悅於人。譬如倡優侏儒之觀焉。得久而不厭哉。既厭之。勢不得不變之他。辟者唱之。昧者和之。足下獨不隨之靡。其識可謂卓矣。讀所惠詩。亦齊莊深遠。其於世之汶汶者。必不過而問。若夫僕

所言。古人之陳言耳。其所為亦蕪陋不稱。但平常舉以教童生者。已辱下問。不敢隱也。唯足下裁之。鄙詩一章。謹因高韻以答。非敢闢巧也。不虛君子下文之義也。不宜。

與龜井元鳳

帆足萬里再拜。龜君元鳳足下。僕聞高義之日久矣。未嘗奉書修殷勤于左右。為慊實多。往年勝田生之歸。示所著蒙史四卷。詞義深奧。幾不能句。宛乎高周之文也。不以僕寡陋。棄使校正。僕不自度。過有指摘。

足下不以為罪。褒寵備至。使人慚惶無所容。何其厚也。有毛利儉。僕隣邑之人也。其為人豪雋自喜。其材足賴也。僕之專愚。未有以發之。古不云乎。越雞不能伏鵠卵。固其宜也。毛生狂簡。素欽足下之德。嚮者妄以書自我。足下寬裕不遺。棄辱賜還答。教誨懇篤。毛生則感激。令者不遠千里。將趨請教于門下。請僕書為先。僕之於元鳳。山河阻修。曾無一面之識。又始不通書問。毛生宜為僕先。而僕不宜為毛生先也。雖然。所謂朋友要貴知其心。不必求識面也。庸人尚然。况

於疏通如元鳳者乎。元鳳之於僕。所謂草木同臭味者。既不棄僕。豈拒毛生哉。且毛生擔簦躡蹻。不能自通于門者。則僕之書未始不為先容也。若蒙收錄。執役門闈。幸甚。勝田生以兄死。襲祿為醫。僕以其世守。未有以易之也。去歲十月。東學醫於京師。贈以文一篇。頗言其意。今併他文。謄寫以往。生之舉也。加以遠客。意當闕奉問。幸莫恠也。秋暑如燬。為道自重。不備。

又

久疎馳問。不審體况何似。往年賢郎來見。足慰思仰。

立談草草。未悉所懷。以其淳篤。真保家之主也。想日進不止。煩為致意。近聞入言。足下得請懸車。優遊自樂。元鳳累世儒宗。德邵齒尊。益軒之後。乃有若人。足稱西州二老。况經術文章之美。有遠過前賢者耶。僕年齒益衰。痼疾交攻。有司不察。謬舉劇職。固辭不得。命輒爾牽率。騰葺之政。治雜米鹽。已非老拙所能任。不久自當黜退。米武川三生皆弊邑人。其於學問。新舊生之續也。僕方苦文簿。不能有指教。使請益門下。足下雅量。必不拒也。獨以其薄遊。少齋。切慮費左右料。

理。望有以處之。三生告還。餘留再請。若時消息。不次。
復黃禁公子文。不。我。言。其。道。將。訪。其。門。之。五。
萬里俗。古原生至。奉書教。并所惠贖。發函伸紙。文義
粲然。今之貴人。聚不肯學問。未聞有好學之篤。執禮
之恭。如公子者。萬里疲駕。何以當此盛貺乎。夫天之
生民。必有所職。操杵舂牆之賤。其食于人。必有一日
之績。在古聖賢。為民君師。以勤天職。故可以托萬民
之上。而享租稅之奉也。今也不然。豐衣玉食。無所事
其事。雖即祖先陞功之所。令然。豈上天生斯民之意。

乎。故其如此者。無夜亂之災。必有橫夭之禍。近世王
侯康寧。能躋下壽者。至少。豈非其曠天職。而自逸之
效乎。如公子之貴。將臨斯民。而享其奉者也。而知道
問學。以明天職。是期頤之壽可致。而先王之澤可興。
是小人所竊為公子冀也。文淺言深。冒瀆尊嚴。不勝
屏營之至。貴稿卒業壁上。不備。五月二十七日。

復原田生

未見顏色。辱示長書。申以詩文。得觀盛業之所進。感
何可言。僕素疲駑。耄且及之。前年登庸。得從大夫之

後亦以弊邦無人。承乏備員。謬蒙獎揚。比以先進。不敢當。所言當今諸侯之弊。則有之。嘗試論之。江都建國。胙土。以田賦多少為差。多者百萬。其次六七十萬。至一萬而止。然削平時。有以功新封者。有投降自占者。隱匿不均。名實不副。從較其入。或倍賦額。或減二三。最貧瘠。亦必得其半。建國之初。班祿制。用量入為出。大小貧富不同。皆足以供朝覲。賑臣民也。方今大小三百諸侯。貢賦之入。未嘗減曩時。聚借其臣祿廩之半。自益。則其所取于下。不為不多。為政之

士。皆莫不以征歛節用為言。而能以貢賦自贍。不仰給于錢之家者。絕無僅有也。是無佗。紀綱廢弛。人少歲耻。簿書不正。賄賂公行。出納之際。攘奪為富。即有司行邑者。送迎之勤。供張之具。奸吏亦從盜之。君取一。臣取二。厥人之在官者。取十。雖有江海。不能實漏卮。雖欲無貧。不可得也。如弊邑當今之務。亦不過力舉賢才。黜奸猾。塞賂遺。謹出納。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苟行之十年。土壤褊小。食租衣稅。亦可以為善國也。但積弊之後。未免取債。肩瀆賢者。過辱開示。但增愧

赧耳。無而為有。虛而為盈。嫉媚妬前。誣人為利。以欺子錢之家。卿黨自好者。猶不忍為。况一國乎。所示詩文。才藻宏麗。不怠必及古人。但須努力。莫以小成自安也。湯原生又往。想為煩聒。莫吝指縱。忙中布謝。言無倫次。不具。

與福澤生

役車之東。山海阻絕。相見無日。往再枉問。兼惠糖霜。亦嘗作數字致謝。不知何以不達。老杜云。小吏最相輕。斜封尺牘。輒以為寒溫常語。任其浮沉。非獨魯人

之臯也。仍蒙不外。又枉長牋。惠五明一筐。以賀新命。病懶之餘。但有慚怍。去歲登拔。實出意外。任重途遠。支柱不行。如何如何。寄示詩文。清新雄拔。遊刃餘暇。乃覺竒進。才不才何以徑庭如此。今安移動數字。以博一笑。分携以來十餘年耳。上之尊人。捐館襄事。勞瘁東征西歸。婚嫁拮据。省覽來書。殆平難為懷。苦多事。言不能悉。頃時自重。不宜。

復片山和藏

得書審賢。眠食無恙。欣慰不可言。子庾西歸。言授榮

水口甚盛甚盛。已受廩領諸生。宜以謹勅先之。危言周慮。真孤臣良規也。僕之得官。譬如附贅懸疣。割去始稱全人。欲自屏田間。以避賢者之路。未由耳。所示佳稿。卒業納上。病懶言無倫次。幸亮。十月望日。

與子篤

萬里啓。專人至辱書。審即日榮侍清福。象胥之學。想當益進。寄示新篇。皆琅琅可誦。深以為慰。尊人有書。惠豚肩及清人繕寫測量大義一部。并贈拙荆紗綾一匹。一一捧領。此書僕未得見。以其所載西人地谷

說。益出明季傳譯。真術照線。少歲學習。頗亦諳鍊。但措法婉媚。與東方書手。迥自不同。真可寶愛。往所惠蘭埏曆書。則說天之言。莫不蒐羅。勿論西洋曆原。至堯典及郭守敬測法。亦載其梗槩。屬或借蘭書一卷。當涉獵相還。故未遑周覽也。小浦人致書直去。不及作報。急足行。聊叙此。歲寒惟自愛。不宜。

與子善

浪萃船還。得十月書。并篚筐至。屢蒙記存。且慚且感。承秋中還。卿逼公事。終不能出城。是仕官常態。非獨

賢為然也。子克登庸。固為文死盛事。吾儕以虛名。亟居顯任。責望極重。日益恐懼。其有以誨之。今歲豐穰。米價頓賤。實為慶幸。歲計出入。乃有不然者。早訴旱。澇訐澇。真可一笑。餘不復云。草草。

前書未及附通。又得書及新文數篇。豈堪感誦。春令始行。萬物自私。老夫畏寒。如閉蟄之蟲。不能蠕動。高作比前日所示。頗欠縝密。豈行路蒼卒不及致思耶。老病不能別具狀。只附此紙。貴稿納上。春寒更乞自愛。不一。

復船越生

米生齋書并柬脩至。賢頓年薄遊。挂意乃爾。知以月末東歸。脩途短景。冰雪滿地。無聊如何也。所示詩文皆佳。更用力一二年。周南之風。可復興也。蘭室先生嘗言。以詩文為玩物。喪志。在宋諸先生則可。東人不學文。訓詁且不能通。猶何望其成材乎。是言可以充固陋者之瑱。米生東行。亦為弊邦之使。關生超遷。老僕冀得委卸。復視二三子之業。分外大幸也。承需書字。僕於此技極拙。且苦乏佳筆。往托浪華買數枝。未

至當候舟還。勉強塞命。老病逼多事。終不能出。使松
藏。齋脯酒為別。覲省在通。千萬保壽。不次。

與前川生

萬里啓。使者還。枉以書尺。審新陽納慶。進學無恙。甚以
為慰。惠勃奈八兒的記事一本。所載雖畧。亦足以知
其槩。他日若得西本讀之。莫不至苦難解。其為愧荷。
可勝道也。蘭人與吉雄譯師書。覓得更懇寫一本。見
寄。西首擬有佛郎。國富兵強。不能修遠交。迭攻之術。
輕挑隣敵。以取敗歟。其再據國都。理當蓄銳候釁。又

舉烏合之衆。遠出爭利。是皆兵家所忌。宜乎其一敗
塗地。彼豈於韜略有未講。抑亦天厭凶德。趾高氣揚。
以自取敗也。今春奇寒。千萬保壽。吉成生不別具書。
煩為致意。不宣。

復河野生

萬里啓。東行以來。屢枉書問。老病困於案牘。曾不一
報。特賢明恕。必不為怪也。惠增嶋先生扇頭山水。足
以見高人風度之所在。大學賢才會萃。輔仁之樂。唯
有款羨。僕今歲二月得乞致仕。五月遷城北舊居。又

與朋友相見。而衰病潦倒。非復故吾。終日倦卧耳。噴
妙年聰明。當努力學問。不為薄俗所移。苦寒手指僵
直。不一一。

鼠戒

帆足子徙居東郭。患鼠。晝走梁棟間者相屬也。夜則
穿橐穴筐。家不可藏糧。嚶嚶嚶。寢不能寐。容請畜
猫。帆足子素惡猫。以其柔而賊物也。且帆足子事親
二十餘年。家多鼠。其為患未嘗如此之暴。固不畜猫
也。俯思其所以然。喟然嘆曰。噫。我得之。我親之家。大

小三百餘指。誠多事。粒米漏於橐囊之與。夫餘食棄
昧者。鼠得以飽。因不為竊。自予徙居。廡無遺粒。厨不
舉火者竟日。鼠固已飢。雖欲無竊。不可得也。乃散粟於
廡下。食之。鼠患小止。故曰。禦鼠不在畜猫。禁盜不在
用刑。要使其無窮耳。作鼠戒。

蟻感

帆足子嘗行息於林下。見一蟻得死蟬。遽歸入其穴。
既而群蟻出赴之者。綿綿如縻。綆然有鉅首而偉體
者。為之長。往來如有所率。啣蟬挽之。先後如有所督。

交頽而立。如有所告戒。群蟻唯其令之聽。無敢亂行者。帆足子嘆曰。噫。是體之侔也歟。抑亦智之大也。是天所命帥其群以遂其生也。人詎獨不然。古之聖人。形體長大。氣壯而才明。憫然懷濟世之仁。蓋亦天命以君師斯民也。顧今之人。則不然。強者苦弱。勇者凌怯。智者欺愚。方以恣已攘利為事。是私天寵。以賊其類也。蓋亦與蟻異。世以材得禍者。徃徃而有。又何怪焉。予於是乎有感。作蟻感。

題松屋寺鐵蕉詩後

吾邑松屋寺鐵蕉最大。求諸天下所見聞者。莫能及。四方之人。道我邑者。喜往觀焉。以為巨麗之觀。未嘗見者。同然如出一口。予所識鷺洲。善諸歌好書。隱市井間。恢奇多聞之士。過我邑者。亦皆主鷺洲氏。鷺洲氏善待之。客觀鐵蕉。適有所詠歌最多。鷺洲恐其久而散軼。錄為一卷。請予序之。夫鐵蕉之生。無慮百餘年。以地之僻遠也。人莫之知。鷺洲獨為此舉。以寵之。儻得因此以傳通邑大都。則物之通塞顯晦。果有時也。嗟呼。魁奇非常之物。理晦不見者。豈恃鐵蕉哉。苟

推此心而往。物將有象其惠者。不可以不書。

意錦

豐野人適市。得裂錦於途。異之。歸以視里正。里正曰。是錦也。野人曰。錦也。何以有龍鳳花藻之文也。里正曰。是京師花工之所為。吾與汝曷足以識之。汝姑歸。治汝穡事。何必以識之為。野人疑不能釋。問北山愚公。愚公屏妻孥。閉戶以思。三日得之。曰。是諸綫相牽以成其文也。野人曰。諸綫相牽。何以成龍鳳花藻之文也。愚公不能對。以問西隣蒙叟。蒙叟抽其綫而數

之。曰。金者若干。紅者若干。是為龍鳳也。綠者若干。黃者若干。是為花藻也。野人曰。金者若干。紅者若干。何以成是龍鳳也。綠者若干。黃者若干。何以成是花藻也。蒙叟又不能對。以告里正。里正笑曰。我嚮固誨汝。汝釋其耒耜而勉識此。行將有逋租之責也。且花工多智而巧數。又有扞抽牽挺之設。以就其功夫。二人若未有其械。而徒抽其綫。以喪汝錦。惡能識于花工之為哉。

書楠廷尉像上

本邦論者。以楠廷尉比諸葛武侯。蓋得其倫。夫子不言乎。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二公之用兵。可謂庶幾矣。以足利尊氏之奸雄。廷尉在北。奔之不遑。及聞其死。為之流涕。孔明謫李嚴為民。孔明卒。嚴哭之至死。彼其蹇蹇之義。固有以服其心也。孔明娶黃承彥醜女。而廷尉時。淫風流行。縉紳之間。賢如藤房。尚不能無污。廷尉獨以為是非人所宜為。未嘗有所游濡。是其立身大節。皆如合符節。室鳩巢亦近世碩儒。以為孔明善野戰。而廷尉則長於據城。因以其比之者為非。其所見不亦左乎。

書九霞樓詩後

豫三津人松田渙卿。以其所居九霞樓詩卷及圖。求予詠其事。且請書其後。樓所挾山海之勝。以為觀者。諸君子之文備焉。我又何言。夫詩文之於山水。土苴耳。糠粃耳。况乎吾儕。未嘗足其地。而目其形。求盡諸翰墨之間。其所目象。不亦遠乎。渙卿之於勝槩。固已厭飮。而又求得人之土苴。覽之。可謂篤好矣。予少學于京師。從家君西歸。泊舟于磯崎之渚。上岸周覽。咨

詢風俗。穢崎之去三津。意當不甚相遠。而荒僻狹隘。未足以想見其饒飲之樂。與臨觀之美也。日月踰邁。已二十年。今披此卷。於我心有感感焉。終書其事。併以授使者。不然。滇卿固富于文辭。予豈敢以曩所謂。上苴者進哉。

蘓山道人傳

蘓山後越人。不知何名。其家近蘓門山。因以為號。幼好諧歌。從江都道彥翁學。翁死。更事京師蒼虬道人。天保中來遊西州。以為已學諧歌。不可不讀書。從北

郭夫子受業。數月忽曰。吾有事。暫還家。又來。越距豐三千餘里。吾無糧。以技傳食人家。道途往來。動歲餘。吾方學。不可以曠棄歲月。下關有北州漕船。寄載以歸。乃去。月餘。夫子方踞堂。見蘓山曉然來。驚曰。子來何早。蘓山乃解裝。取一中投。夫子婦前曰。是以充土物。弟子何早。弟子往。下關。已八月。北船歸。且盡。惟餘一大船。因附載。數日放洋。遇颶風大作。舟掀舞。洪濤中。如一稿葉然。弟子病眩卧。旋轉自舟首至舟尾。困頓嘔血。長年曰。子如此。何以得生。即縛著大材。始得

帖卧。七日得一大島。問之。平戶也。就人家澡浴。因謂
長年。公等猶能東歸否。長年笑曰。舟行有此。歲一二
次。吾儕越人。不歸何為。弟子曰。公等能歸。吾不能也。
即上岸西遊。長崎以來也。夫子曰。子往言附漕船
歸。吾以子為習海者。蘓山曰。弟子由濼水上下。猶且
苦艱。何得習海。夫子笑曰。子真大膽。江行猶苦艱。敢
航大洋。蘓山已懸於海。由小倉。取陸路以去。數年又
來。屬歲大飢。素周蘓山者。皆不能繼。蘓山謂夫子曰。
弟子遊南中。得糧以來。至九月始歸。纔得一緇袍。又

浣濯。衣已褊。坐即露膝。夫子曰。子窮如此。如何。居數
日忽去。不知所往。至歲暮。又來。從一老奴。服緇佩念
珠。夫子婦驚笑曰。君是何服。蘓山曰。是方便度世耳。
入見夫子曰。弟子不請。夫子行者。將以求糈。東循海。
窮國東之渚。西北過筑肥。航熊府。道竹田以歸。所過
不過一再宿。飯菽藿羹。已不得糈。囊中二方金。以備
疾病不時之需者。支用又盡。至別府。遇彥嶽道士。善
諧歌。曰。公何往。弟子曰。窮困如此。將見夫子。寄飲食。
道士曰。吾亦聞夫子大儒。然焉能賑子。我方頒符諸

邑。歲晏日不給。子幸髡首。助我頌符。有觀施以分子。借以其衲衣。弟子將行。國東諸邑頌符。夫子笑曰。是定非良策。然子已與道士約。頌符罷。又來。四五日果來。曰。頌符亦無所得。朝夕食葛餅榆屑。今日止得一持飯。正如半拳。弟子所以忍飯米者。見夫子與謀耳。夫子曰。子且去。厨下晚食。婢強食。蘓山釋箸嘆曰。吾窮如乞丐僧。然不能倍食以禦明日之乏。婢笑且慚。夫子曰。子與道士有約。且往見之。却米。問一二日。大踏步闖。夫子之室。曰。怪事。夫子方寐。驚起曰。何。蘓山

曰。弟子過別府。訪道士不在。問之館主人。曰。已赴窪地。頌符所從奴曰。奴是筑人事。彥嶽道士數十年。今年從公等。定餓死。觀施所得。猶有數百錢。願以乞奴。奴有所知。在鶴岳下。暫往過歲。俟明年西歸。弟子不得已。以錢與之。獨行躡手赤松之仄。薄暮過林下。見一大漢。兒髮蓬蓬然。行故觸之。怒曰。尤頸何敢。唐突行旅。弟子方遜謝。俄有二男子。從林中出。額皆作蝟毛。禿其衣。裸之。弟子欲鬪。無兵。欲號。前後顧無人。併緼袍及單衣。借竹屋主人者。失之。盜擲緇衣及木綿披風。還之曰。是

以與汝。弟子遂衣披風尚縑。往見道士。告以故。道士曰。嗟子之窮也。然密勿言。子騷人。不必以是為辱。我每歲頒符諸邑。邑人必言。彥嶽道士。遇盜見劫。今年田如藉。余頒符亦無所得。何以恤子。即贈以一褐。并所借縑衣。遂來見夫子耳。夫子愕且笑。見其寒。取一縑袍與之。蘓山嘆曰。盜視蘓山。蘓山視夫子。弟子宜為夫子具服。今如此。乃起解帶。如褊。衡辱曹孟德者。狀。夫子大笑曰。子且就他室更衣。蘓山已更服。往見竹屋主人。謝失衣。主人曰。是何傷。然子縑袍衷縑。歲

儉如此。人恐以子為盜。乃賣縑褐買一襦。夫子為作書。如僧家募緣簿。往乞北豐門生。得數金。或與一茶鍾。頗古雅。歸過田深壑師之家。丈人設山芋羹甚美。見厨下貯如腕者十數束。蘓山念是可以饋夫子。因請以茶鍾易之。丈人即與芋。併附之錢曰。新雨溪漲。子以是顧村民以濟。已行。溪果大漲。還舍。田舍以丈人所與錢買米炊。明日趨溪。水方拂石。如撒髮狀。蘓山擔裝直渡。失足落水中。攬抓得上。山羊皆折斷。隨流下。泛泛然。綠岸撈之。載得其半。來見夫子。衣裳及

所得銀子函封盡濕透。泰山羊為費。長不過數寸十餘枚。夫子又大笑。取其金計之。少一方金。詰之曰。買物。問買何物。忘之。夫子即盡取金。屬竹屋主人曰。子以是為蕪山。日置三升飯。并塩豉。無使之絕。又與蕪山約。莫有強巧。邑人將曰。夫子召斯人來。使吾儕疲于賑濟。然蕪山已有常產。人稍稍親附。共作聯句。傳客之。暇益發篋中書讀之。進退請益。比諸弟子。

野史氏曰。蕪山性。和易。言無表襮。未嘗與物忤。雖數竒乎。遂類是以濟。唯眼光爛爛。如巖下電。人頗憚之。

北郭夫子獨知其為人。曰。好一箇佛。却把水精嵌飾兩眼耳。

蕪山後傳

是歲四月二麥豐登。米價益賤。蕪山請夫子曰。人心已平。弟子將遊北。豐辭去。月餘。又來曰。弟子將死。來與夫子訣。夫子笑曰。子健如是。何遽有此言。蕪山曰。弟子北遊。舍彥嶽之下。主人饌香魚。極美且大。食盡五頭。得病。過日。田買藥湯泡服之。不痊。令腹中堅如石。行即喘息。不可以生。夫子即為診之。曰。是停食。服

感冒藥。何以得痊。召弟子為方者。作大承氣湯服之。疾稍平。夫子曰。子病已痊。但餘毒舍湊。理者未解。宜浴溫泉。即痊。蘓山乃之橫灘浴。病益痊。晚由村後行。緩步微吟。會村人失物。方共追盜。見蘓山徑。田間曰。賊僧在此。蘓山聞聲即走。村人呼譟相應。共徼獲蘓山縛之。問贓所在。蘓山頗自辨數。村人不信。將撻之。野田村正自隣邑歸。聞獲盜。過視之。蘓山素識村正。急呼曰。阿正救我。村正就視。驚笑曰。是俳人蘓山者。為日出夫子弟子。何得為盜。為解縛。携還其家。數日。

病全痊。歸至西郭。遇竹屋主人之弟。曰。兄一家病瘟。往必傳染。不如且止。乃紆行入自北門。見夫子曰。弟子於竹屋至深。不問不可。問必染病。是重累竹屋。而貽夫子之憂也。弟子其行。蒼黃去。從是終絕。不知其所往。

附錄

遊阜山觀音閣記

阜山觀音閣在讚州小豆嶋南偏。寬政戊午予從家君東道浪華。船從嶋雨轉入播州洋。望見閣莫絕壁。

間。竒其勝。顧問舟人。舟人答以阜山觀音閣。素習海道者。皆爭言其勝。余意恨不能一往。既而風逆。不可帆。遂泊坂平巖。其明朝食。與同舟數人上岸往遊。小徑詰嶮。山行甚苦。五里得到閣處。閣在層巖下。因巖勢為結構。石稜鬱怒。隱見于梁壁間。閣上一壁直上。霄外。略無陷突。惟松垂蘿蒼翠披拂。閣旁地稍坦平。方數十武。有庵。屐懸崖。下視峭絕。使人病悸。嶋南距讚岐阿波。阿波北懸海者。淡路嶋。迤邐北馳。其間數百里。播州洋也。煙波浩蕩。如無涯涘。諸州之山。近者

六七十里。遠者百餘里。若二百里。聯嵐含輝。紫翠周遭。嶋嶼港巖。碁置其間。休坐以望。皆集履舄下。以及播淡際。相去益遠。如明如滅。不可端倪。東南極目。白色滉漭。與天際中間一嶋如黑豆大者。舟人指示曰。是鳴門海口也。內海潮汐。竝由是以輸寫。兩山夾束。潮勢暴怒。隱隱有聲如雷。聞數十里。舟過播州洋。挑南多者稍息。則為潮水所掣。流入鳴門。無不破碎。極為可恐也。庵有一僧。留者香火。同行者皆訝其荒寂難居。僧曰。地雖僻。進香頗衆。守夜者率相繼。亦不

甚苦也。少時辭去。左轉經文珠窟。至基石寺。寺在山後。正與閣相直。地勢亦高。崖下雜樹。檝檝然麻萃。可手接其梢也。小庵頗楚潔。亦有僧。烹茗以待遊者。庵後有小洞。乃古仙圍碁處。寺因得名。觀畢。尋途下山。至坂手村。街衢湫隘。其所市買。率魚塩酒醬。絕無異貨。民戶百數。多資漁釣為生。轉貨四方。以射利。腥臊藝味。逆人鼻口。顧多素封云。比歸就舟。已晡後。

浮槎日記

享和改元秋。余欲東學于京師。以病而止。越明年正

月。所患稍痊。會藩士東上有便船。因附載焉。

二十二日。晡後就船。親舊送至城下石堤。叙別。黯然久之。

二十三日。以船事未辦。仍在城下。入夜微雨。

二十四日。辰初解舟。風逆不可進。十里至深江口泊。

猶屬本藩封內。此日洋中大浪。餘波及港口。舟揖振撼殊甚。速上陸避之。薄暮始還。風浪擊船。終宵不安。

二十五日。晨起上陸。家中遣人來買酒勞之。遂留宿岸上。

二十六日。泰甫孝甫載酒來訪。談笑甚樂。及暮還。送及江上。俱別。余輩亦就船。往是連日逆風。是日風勢微轉。擬進船。既而風回。不果。蓋以當放豐後洋。審視天時風雲。乃可進也。

二十七日。五寒雪下。擁被坐舟中。時闕首望。汀上松樹。皆如刷粉。午後微晴。然以畏寒。終不能上岸。

二十八日。快晴。午後上岸。就人家澡浴。設食。日暮舟人報風便。蒼黃就船。初更解纜。二十里。菱崎。風頗不利。落帆小泊。食頃乃發。風力甚亟。聞枕上濤聲。終夜

不息。

二十九日。黎明。船既平。疏黃嶼。望之甚近。瘠田種麥。淺鰲寸許。歷歷可辨。竝無人家。是其山陽。人多住其陰也。西則姬嶋。其間相去可六十里。北通周防洋。實豐防二州海上過脉處也。顧望豐地。既數百里。隱隱如雲。綿布鶴觀諸岳。餘雪皓白。在積氣表。不見其跡。姬嶋在豐東北邊。一峰燁娟。立波濤萬頃中。明麗如畫。居民無慮千家。蒔稻煮塩。地屬杵築侯國。常流有罪者于此。自深江放洋。船竝嶋以過。稍左顧望嶋。則

已收上關。相傳新羅國人或出獵。得一大卵。卵破。小
女子從中出。明媚可愛。其人大喜。欲以為妾。適他出。
使妻守之。歸則逃。因自追之。女子渡海止。此嶋聞追
至。又東走。至和泉海嶋。故和泉亦有姬嶋。其在豐者。
土人因祀以為神。余嘗有詩題姬嶋曰。橋邊無復抱
深信。天上空餘鷓鴣才。今已亡其全篇。五十里上關。
即入峽西門。上關以東。山嶋聯屬。港汊叢雜。不可殫
記。海廣不過一二十里。狹者數百步。海船東行。不獨
候風。亦兼候潮。上關海中有擔兒嶋。二小嶋對峙。妍

媚如拭。以形似名。七十里禿港。五十里津和峽。至此
伊豫地勢逆遷北拖。有水路數條。最南曰高汀峽。次
曰大峽。次一峽漸寬。其間四山峙立如布碁。有神極
凶。海船不敢過。次即津和峽。次曰奴和峽。其北安藝
海。以嶋嶼阻隔。不可望見。峽盡則齋宮洋。雖有洋名。
廣不過百餘里。四顧山岳蒼翠可挹。風帆迅駛。兩岸
峰巒頃刻萬變。勢如飛動。有江豚四五出戲波間。白
鷗大數倍尋常。矯翼擬之。問之舟人曰。是海中小鮮
為江豚所毆。鷗鳥從利之耳。洋中一大石。離水四五

尺色如白雪。因號白石洋。風勢益急。舫時時抵水。船
窻皆閉。漁舟數十隻。亂點怒濤間。飄颻不當一稿葉。
傍觀者皆危之。而其人高歌鼓枻。悠然自得。晚抵御
鹽壘。壘東觀音磯。石崖怪詭。松數百株。亂生其上。巖
為觀音祠。旁有燈臺。高出松梢。夜點火。使海船辨識。
港口。過此而東。分三道。極南來嶋峽。尤號奇險。亂巖
似馬鬣。橫截海面。每海船經過。主人乘小舟。往來牽
挽。以乞錢。其北鼻綠峽。鼻綠。小木穿牛鼻者。此峽以
屈曲相似得名。最狹隘。非空舟不可進。乃北入大原

峽。峽亦隘甚。山嶋廻合。如無出路。舟行似窮。忽又豁
然。峽中人家。率散在沙址。負山而居。五里一村。十里
一墟。塗田瘠薄。林木扶疎。景物甚野。黃墻碧瓦。時一
間之。亦復不惡。山多赭。不生草茅。居民就樹樸檉。次
第斬伐。鬻為樵薪。藥者茂者。整如畝畦。日暮至大嶠。
潮逆拋泊。夜半乃發。三原城鞞浦。俱枕上過。蓋自鞞
而西。潮東流。自鞞而東。潮西流。鞞東三里。有際白石。
則二潮會處。既而鼯睡中。舟人高唱。金毘羅山至。同
舟皆起。汲海水盥嗽。作禮。競以錢縛著薪木。投諸海

中。冀其不沈沒。以達岸。然夜正晦黑。不辨在何方。
二月朔日。質明至高松城下。晨光泱泱。望樓堞。在烟霧
中。不甚了了。喬木隱隱。知其為故國。舟人曰。過鞞東。
地氣稍寒。可添衣一層。至是果然。辰正抵野木峽。舟
左野木。嶋狀如覆盆。遍山皆小松。高不過八九寸。如
盆上栽者。絕無他草。亦一奇也。已牌過天嶋。其中多
奇石及落葉松。并不許人取。一石形酷肖犬。嶋因得
名。然遠不可辨。俗傳始經此。須匍伏為狗吠。不然有
災。午時風厲。舟行甚快。經赤穗城下。海濱廣斥。塩場

窮目。宜乎赤穗塩食四方之人也。此日風便。然以須
過播摩洋。日已晏。乃收坂越暮。舟人最忌洋中日暮。
益入夜。風作。茫然不知所嚮也。舉一大灣。中有小嶼。
可以避風。真安港也。午飯罷。乘脚艇上岸。闕闕頗整。
入謁土地廟。因登其後山。眼界頗曠。還入人家。乞浴。
及暮還。夜半起。訂直放播摩洋。洋雖比豐洋不廣。卒
遭風。四旁並無可依泊。且以海淺。小風則波。故海船
經過。以為至險。西州侯伯朝覲。多登陸避之。大抵地
有高山。其海必深。播地平原如砥。適有山。坡陀漫阜。

故海亦最淺。或至見底。二日風勢遲緩。離坂越未過十里。天明。是日天色輕陰。如阿鏡。然風自遠來。微波成縠紋。乍作乍息。終日隨潮寸進。高砂浦尾上松。俱在指顧。坂越以東。率多名區。舊蹟滿眼。赤石城西數里。斷崖黃白色。遠望如垣墻。然舟人呼為土墻。薄暮至淡路嶋。潮逆不可入。峽乃泊。離赤石可十里。余弟出為金井氏嗣。在赤石去歲以來。寂無音耗。今來于此。以海舶貪程。余亦附載。不能告報。咫尺天涯。為之感傷。因作國詩一章記。

之。潮頃乃發。過巖屋峽。抵一谷山下。潮又逆。乃泊。三日晨起。盥嗽。望海岸。松樹蒼翠。欲滴。與白沙相映。帶。祭然如畫。行旅斷續。隱見其間。追憶往歲從家君東遊。自大坂徒步。訪弟於赤石。嘗經此路。長亭孤劔。日暮僕瘧。今來山川風物。宛然如昨。余亦依舊。羈孤無聊。夫人生五十不為夭。余已及其半。自以才力朽腐。又多疾病。無意求聞達。自今以往。欲歸耕故山。買田蒔藥。優遊卒歲。以為明時一棄物。素志正不過如此。猶且不可得。如何如何。辰初乘潮而行。抵兵庫。西北

海舶往大坂者。皆於此候風。大桅林立。亦一都會也。上岸謁和田廟。舟人放神牌。卜大坂川口日時。蓋川口水淺。大舟非乘潮則不可入。若潮未至而風立見危敗。故舟人最以為虞。既而問之。歡譟曰。神許明日入川。余輩亦欣然。遂還船。夜半解纜。

四日。天氣暄和。微風不作。舟行甚遲。使人思眠。沿海諸邑。槩多素封。粉牆連亘。山隈水曲。皆無不然。可謂樂土。薄暮猶距川口二十里。雲陰四合。風且作。舟人大恐。欲復還兵庫。余輩急買小舟上陸。海風吹面。獵

獵寒甚。雨亦至。幸不甚大。已入川口。兩岸燈火。街鼓坎然。比抵候邸。已四鼓。自離家以來。為日十二日。為

程千五百里。

右二篇先生二十餘時所作。得之好事者篋中。墮置卷末。

帆足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製本所

大坂江戸堀北一丁目

今津屋辰三郎

